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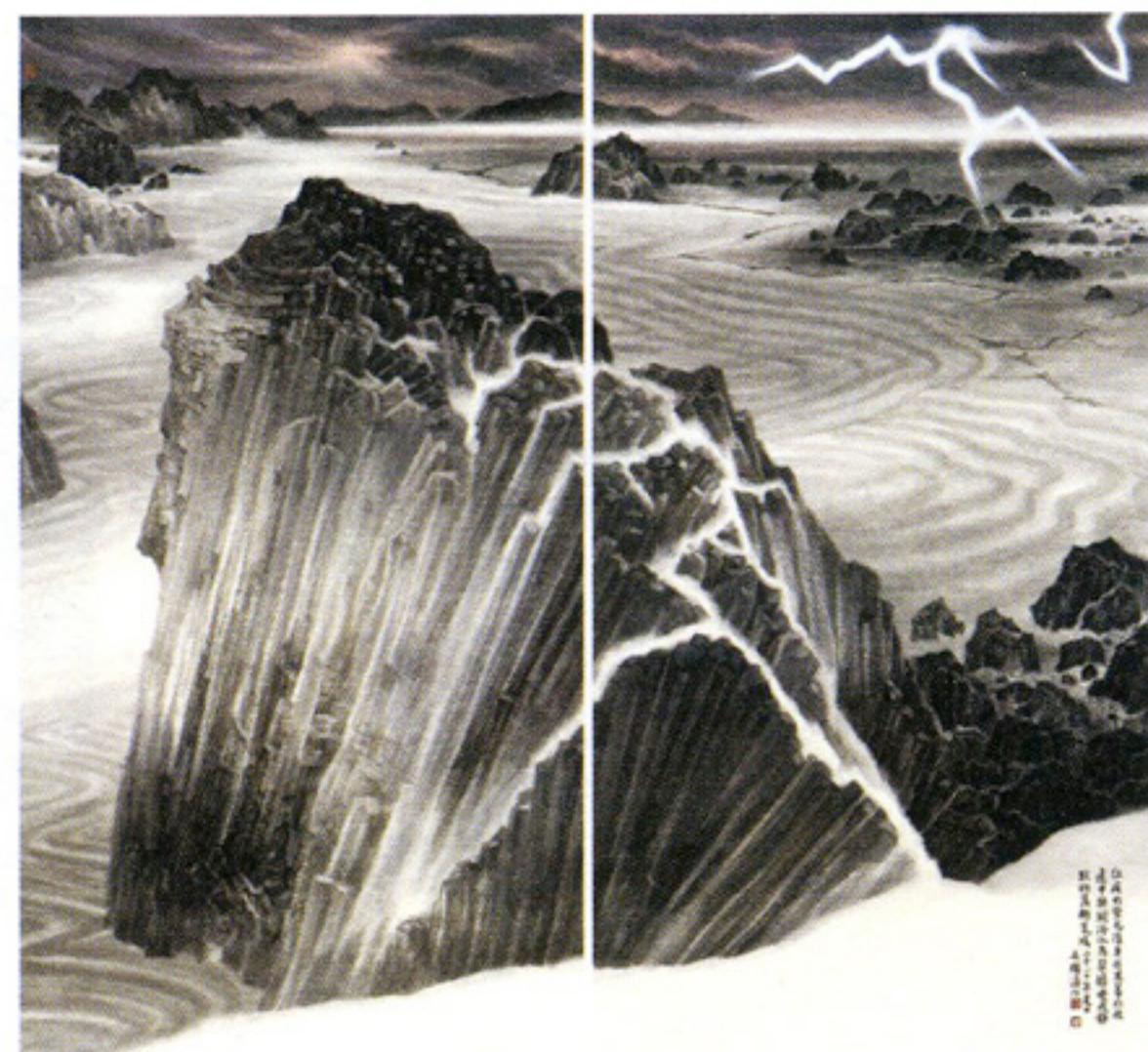
# 進／出「地方」 IN/OUT OF PLACE

吳繼濤、姚瑞中的當代風景游牧

Wandering and Herding of Contemporary Landscapes by Wu Ji-Tao, Yao Jui-Chung

文 | 白適銘

圖 | 大觀藝術空間



01

自然空間，對不同的人們來說，基於環境、思想、信仰，甚或是種族、階級及性別的種種差異，可能具有南轔北轍的意義。同時，它可以是「物質的」或「心理的」；「社會的」或「個人的」；「開放的」或「隱蔽的」；「文化的」或「原始的」等等。此種意義上多元並存或相互歧異的複雜現象，非指自然空間原即存在著難以／無法被界定的曖昧性，而該說是一種定義者屬性歸結角度的反映，或主體位置差異的顯示。換句話說，定義者的位置、立足點，決定了自然空間的可能意義，並賦予其個別性與特殊性。

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哈維(David Harvey)在《社會正義與城市》(1973)書中，認為空間具有「絕對的」、「相對的」或「關係的」等三種屬性，空間具有何種屬性必須「視情境而定」，可能是其中之一，或三者皆是。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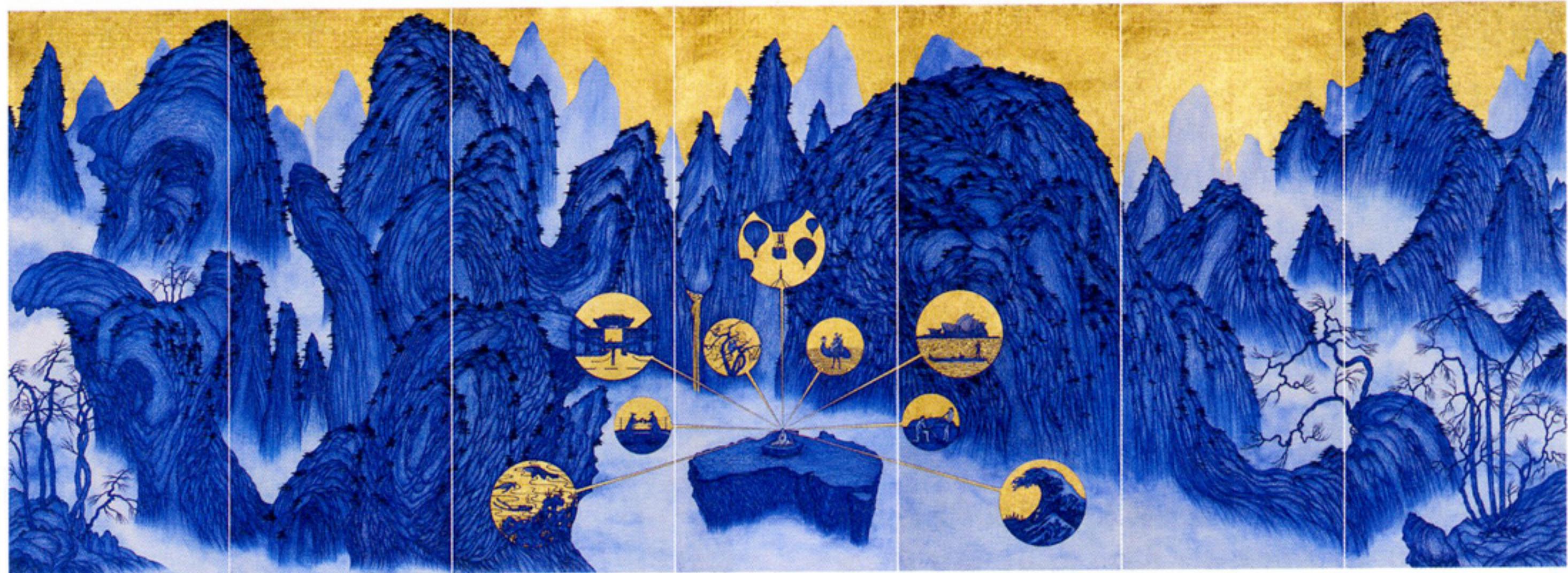
「空間是什麼？」這個問題，必須代之以「不同的人類實踐，如何創造和使用了不同的空間概念？」

例如，財產的壟斷性控制可以創造絕對性空間；資訊或人員、物件的移動，則須在相對性空間中完成，並克服二者距離之間的摩擦；小塊土地藉由和其他類似土地的關係，形成具有地租價值的關係性空間等。關鍵在於人類的社會實踐，亦即，進一步來說，不同空間概

念之形成與情境直接相關，取決於人類對空間的創造及使用方式。

如何使用並創造不同的空間觀念，與人類的社會實踐文本息息相關，然而，自然、空間或地方之間的差異，具有何種文本上的區隔？更言之，家園做為一種社會實踐，對個人單元來說，是指出生或成長之基地，然對社會整體來說，卻是組成國家或民族的單位。不論前者或後者，都是一種被建構的地理知識產物。英國地理學家克朗(Mike Crang)分析古代英雄歷險故事，認為多具有創造家園——迫離故土、幾經折磨、雪恥返鄉——這種標準化的地理敘事結構，他說：「一項標準地理，例如旅行故事的範例，乃是家園的創造——不論是喪失家園，或是回返家園。」(《文化地理學》，1998)

在現代工業社會之中，旅行與遷居，已是不可逃避之生活常態。然而，不論頻率高低，在移動中建立暫居或永駐地——家園——的行動，反映著某種「出」(離開、喪失)與「進」(回返、獲得)的循環規律。隨著社會的不斷分化，現代人經常性地被迫遷離原鄉而進入他鄉，在尋找物質或精神性安居之所的過程中，做為旅行或遷移空間概念的家園，不可避免地，必須在絕對性、相對性及關係性的三維關係中尋求平衡，藉以完成家園感覺的「創造」。



02

地方與空間的差異，在於後者較為抽象，然在定義上卻彼此需要。華裔美籍地理學家段義孚提及其間差異說：「我們可以由地方的安全和穩定，得知空間的開放、自由和威脅，反之亦然。此外，如果我們將空間視為允許移動，那麼地方就是暫停；移動中的每個暫停，使得區位有可能轉變成地方。」（1997）結合此種觀點可知，家園創造具有「出」與「進」二者間的辯證關係，象徵從「開放、自由和威脅」到「安全和穩定」，反之亦然。

在吳繼濤與姚瑞中近年的風景圖像創作中，涉及地方與空間二者辯證關係——安全與威脅、穩定與自由、移動與暫停，已成為其中最重要的對話核心。二人在媒材運用或筆墨觀念上皆形成對比，尤其是對風景／山水主題內在意涵的賦予手法，有著根本性的差別。亦即，吳繼濤藉由海隅無人島丘的荒蕪幻象，諷諭自然破壞殆盡之後人類最後的逃亡地、滯留所，隱蔽「地方」（即家園之缺席），藉以彰顯自然「空間」強大卻飽受劫難、無語低吟的狀態；姚瑞中同樣以細緻的描繪手法與嚴密的章法結構，構築充滿人味的山林隱所、遊憩勝地，宛若世代安居的堅實堡壘，將做為「地方」的家園與代表荒野的自然「空間」合而為一，象徵空間的地方化結果。由此可見，二人對當代風景不同的標準化——游牧——歷程。

從上述空間三種屬性的角度來說，吳繼濤的風景有「出」無「進」，表現尚未到達的途中，在惡劣環境變遷的相對關係中，尋找、重建絕對性家園的可能，於此，枯朽敗壞的荊棘轉為枝葉初綻的青松，對比強烈的筆觸用色化為輕染淡描，代表此種希望再造的隱喻；與此相對，姚瑞中的風景則是無「出」有「進」，象徵移動的終點與暫停，藉由歡樂記憶組構而成的絕對性景觀，表達山常青、樹常綠、水常流、人常圓等永恆視覺意象，而金碧、靛藍等鮮豔色彩，更加深做為家園張樂地與幽谷祕境的內在意涵。

對他們二人來說，進／出「地方」的行動，分別代表游／牧的不同歷程與結果。亦即，在風景中遊歷或墾殖中，界定人類與自然空間的真正關係，已成為形塑「地方觀念」、「地方認同」最不可或缺的條件。或許就像過往的英雄歷險故事一般，二人游牧風景的交集，就在於所謂的「家園的創造」，然其中的差異，也在此。亦即，離開與回返，本來就是家園概念的一體兩面，無法切割。前者所彰顯的意義，屬於「社會的」、「開放的」及「心理的」；後者則屬於「個人的」、「隱蔽的」及「物質的」，其主體位置及客體需求皆有所不同，在空間的創造及使用上亦略顯差異。故而，風景自此成為一種帶有記憶、書寫及「地方化」特質的社會實踐。